



■刊前絮语

一个人的 战争纪念

□王慧

今年10月25日，是抗美援朝60周年纪念日。早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，各种纪念抗美援朝的文章已经见诸报端，而本期“人文齐鲁”刊发的《一位通信兵的抗美援朝经历》，则通过一位普通志愿军的个人亲历向我们展现了那场战争的艰苦、悲壮和伟大。

我们都看过电影《上甘岭》，知道战场上缺水的残酷，可对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健康侵袭最厉害的其实是阴冷潮湿：栖身在阴冷的山洞里，山洞里滴水，战士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；战士们几个月吃不上一顿热饭，高粱米怎么吃进去怎么拉出来，炒面就着雪吃；阴冷的环境让很多人都患上了关节炎……

虽然现在仍有人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争论不休，但是志愿军们顽强作战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歌颂的。可以想见，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，是一种怎样的信念支撑着那些年轻的战士！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，付出的不仅是青春、热血和生命，还有对尚处襁褓期的新中国的无限热爱！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操在今天尤其值得学习和敬仰！

电影《英雄儿女》里王成的那句“为了新中国，向我开炮”的经典遗言是多么豪迈的精神支撑！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
对同一个历史事件，不同时期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，现在人们对抗美援朝这段历史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，新论也层出不穷。但不管怎样，志愿军们的功绩不容抹杀，他们永远是最可爱的人！

●编辑：王慧
●美编：马晓迪

展家寻脉络；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，那么，请联系我们吧！
人文齐鲁，寻觅的是人文，挖掘的是人文，滋养的是人文，关爱的是过去，关照的是今日之发
稿件及图片发至：wanghui3050@126.com

60年前他曾是朝鲜战场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

一位通信兵的抗美援朝经历

2010年10月22日，离抗美援朝60周年纪念日还有三天。60年前的这一天，邹良信和战友们早上八点从丹东出发，跟彭德怀总司令一起开赴朝鲜战场。“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的歌声陪他在异国度过三年半的戎马岁月。邹良信在零下40℃的严冬经历着潮湿、饥饿的考验，朝鲜大娘的一碗热豆腐至今让他记忆犹新。

文/本报见习记者 李啸洋
图片翻拍 王媛

树枝伪装的军车 遭美军空袭

1932年2月，邹良信出生在山东荣成市台上邹家村。邹良信9岁时母亲去世，父亲去上海做生意，他便和六旬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。1947年，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在胶东军区学习报务，26个英文字母、10个阿拉伯数字和中文标点是无线电收发学习的内容。每分钟120个电码（30个汉字）的输入速度让邹良信在包括高中生的160名同学中脱颖而出，一年以后即被分配到第三野战军下属的两广总队当报务员。

1950年10月22日，18岁的邹良信还没来得及告诉家人入朝，便随第一批援朝军队踏上开赴朝鲜战场的火车。邹良信说：“本来要去大榆洞，从丹东坐了一宿汽车到了北贞，路上司机恰好遇到我们设防队的人，他们告诉我们大榆洞已被美军占领，我们就下了车。”

11月的一天下午，邹良信正在洞外的木屋里发无线电报，突然美军B29轰炸机在低空盘旋开始轰炸，山坳里用树枝伪装掩护的汽车被美军炸了个粉碎，6米高的无限电线接收杆也被炸断。邹良信搬起50斤重的手摇发电机躲到洞里，回来后才发现电报文件忘在木屋墙上的布兜里。正要去取，23岁的摇机员小苏一把将他拽住：“我去，我比你跑得快。”小苏挎着包跑回来时被美军的扫射枪击中头部，8米外的邹良信眼看着倒下的战友却无能为力，这是他在朝鲜战场上看到的第一位牺牲的中国志愿军。“敌人一见有人从洞里出来就打，出去解手都是一边跑一边小便，回来大家互相看着湿漉漉的衣服说尿裤子了——其实山洞里滴水，所有人的衣服成天都是湿的。”飞机见光就打，大榆洞的朝鲜人夜里不敢点灯。夜里随时会传来重要电报文件，山洞里又湿又冷，发报员们不得不到当地百姓家里发电报，用高粱秆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。没有取暖设备，邹良信的手脚都被冻麻了：“手指头直接放在火焰上都没有感觉。”

朝鲜大娘的一碗热 豆腐赛过山珍海味

邹良信说，在朝鲜，发报员们吃蒸熟的高粱米，潮湿加寒冷，整粒的高粱米难以消化，常常是“怎么吃进去怎么拉出来”。没水的时候就吃国内带过来的炒面，一把雪一把面就着吃，队员们常闹肚子。部队里规定不准拿当地百姓的一针一线，有一次，一位70岁的朝鲜老大娘给邹良信端上一碗刚做的热豆腐，老大娘亲眼看着邹良信吃完才放他走，“我几个月没吃过热东西，只放了盐巴的热豆腐比得上

1952年秋，邹良信在朝鲜芦铺里半山腰照的照片。



山珍海味。”

由于营养供给不足，邹良信害了夜盲症。“有一次夜里过河，我能看到流水声但就是看不见，同队的队员给我递了根棍子，我哗一下掉到水里，棉衣全湿了。到了朝鲜老乡的家里才烤干。”

山洞里临时做成的木床很潮湿，没有褥子就用山草铺。后来志愿军住在大榆洞村民家里，习惯睡大通铺的村民常常把热炕头主动让给志愿军，自己睡凉处。有一次邹良信在朝鲜居民家里换下一身脏衣服后出去，回来时衣服整整齐齐递到他面前。“我一问是这家的姑娘给洗了，以后我们换下的衣服要么事先藏好，要么马上洗——怕她们抢着洗了。”

学朝鲜语闹笑话， 冰水治口疮

朝鲜的天气冷，许多人都是半个月洗漱一次。用大石头砸开20厘米厚的河面，把毛巾往水里一蘸一拧往脸上一抹就算洗过脸。“年轻人有火热的心，大家都认为志愿军的任务光荣，保卫朝鲜很神圣，所以并不感觉到苦。”

凉水除了洗漱，有时被用作“药”。由于任务繁忙，吃不上饭的邹良信满嘴生疮，随行仓促也没带药。情急之中，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建议邹良信喝冰水。“零下40℃手都伸不出来，哪里还敢喝冰水，实在没有办法我咬紧牙咕咚喝了一通冰水，口疮竟好了。”



1950年9月10日，志愿军开赴朝鲜前邹良信与叔叔邹抗在丹东的合影。



1952年春，邹良信在朝鲜芦铺里与朝鲜小学生合影。



1955年10月1日，邹良信与妻子黄林在济南大北照相馆照的结婚照。

邹良信说，战争中尽管枪林弹雨，但发电报之余志愿军们也不忘逗乐放松。刚学会几句朝鲜语的发报员小李来到朝鲜人民军一军团



通讯排，小李问一位女兵班的女同志队里有多少人，女兵班一位汉语不错的告诉他有12人。小李张口就说：“这里的女兵好‘嘛石一搜’。”女兵翻译给同伴后所有的女同志都捂着脸跑到洞里。原来小李误将“嘛尼一搜”（好多）说成“嘛石一搜”（好吃），“女兵好多”成了“女兵好吃”，小李红透了脸。

战友在防空洞 “入洞房”

在朝鲜的三年半时间里，邹良信一共给家里写过七八封信，内容多是他在朝鲜平安，望家人安心之类。其中一封信是写给从未见过面、比他大两岁的“娃娃亲”对象：“我跟她说我在朝鲜，我只说部队打仗我随时有危险，希望不要耽误她。后来她嫁人了。”

1953年10月25日，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订后的三个月，防空洞成了邹良信战友乔俊的新婚洞房。乔俊结婚那天，二三十个人围坐在食堂的大桌子前给他庆祝婚礼。乔俊和付慧英的婚礼是由上级领导促成，工作关系让他们渐渐跑熟，但思想里还没有恋爱的概念。后来领导说要“爱老同志，爱38军后勤队的报务员”，28岁的乔俊便和19岁的付慧英搬到一起住，一张木板加上四条方凳便是结婚新床，干净的军装戴上军帽就是新人们的婚服。邹良信回忆婚礼上他见到了战友从国内带来的水果糖，这是邹良信入朝以来第一次见到糖。食堂单位做的馒头加朝鲜菜便是丰盛的婚宴，令人惊喜的是餐桌上首次出现了水果酒和红酒。

入朝时没长胡子， 回乡时胡子拉碴

“入朝时我还没长胡子，回来时就胡子拉碴了，在朝鲜我度过了青春。”邹良信18岁入朝，1954年4月12日上午邹良信从朝鲜泉洞坐上回国的列车。坐在没有窗户、不透一丝光亮的“闷罐车”上大家一言不发，“路过新义州大家都屏住呼吸，终于躲过了侦察车辆的美国人。”从一片漆黑的朝鲜新义州回到中国丹东，邹良信和战友们看到丹东路上一片灯火通明，对着寒夜的空气高兴地喊：“老子回来了，活着回来了！”

在丹东他和战友们吃到一次正式的饭菜：大白菜炖豆腐加白面馒头。临走时上级告知他们回北京当通信兵。“一想到能回首都受毛主席检阅，我们心里很高兴。当车行至沈阳时，有的同志说要去新疆，我们的内心一下凉了半截。车一路南下到了天津。说要去山东通信团。”等“闷罐车”打开，4月15日列车行至最终目的地济南，邹良信回到故乡。“能回家乡也不错。”随后邹良信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独立通讯团工作，继续电波生涯。